

■本报记者 王筱丽

雨果的《悲惨世界》、斯特林堡的《朱莉小姐》、约恩·福瑟的《一个夏日》……一批文学大师的代表作品近期在申城舞台上频频“现身”，引领观众体悟文字深处的观察与情绪。无论是踏上人生救赎之旅的冉·阿让、还是勇敢冲出禁锢的朱莉小姐、抑或是福瑟笔下没有具体名字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诞生在历史和往日中，以戏剧的形式活在当下。这些经典文本让这些几部“话剧中的文艺片”破圈而出，为春天的申城舞台绽放出充满时代气息的新鲜魅力。

用冷静诚实地对抗焦虑

“因为他的创新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发声。”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对挪威作家约恩·福瑟进行了如此表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正在上演着这位拥有“新易卜生”“新贝克特”美名的剧作家所创作的作品。

一个美好的夏日，挪威峡湾边，阵阵海浪声，一间被沙石包围的清冷房间，一个年老女人站在落地窗前，凝视着窗外。她转身看着另外一个年老女人，她的朋友。两个年迈的老妇人聊起

往事，诉说着埋藏在心中的记忆……冷淡、平静、北欧式的克制，这是观众评价《一个夏日》的高频词。饰演“年老女人”的演员田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演到80岁的角色，“福瑟把自己对人与人关系的塑造，理解对对人类内心境况的关注，人类并不等同于一个对象，人类首先是一个灵魂，内在的心灵”。

在导演王魏看来，剧中简短的人物对话、长时间的静默与停顿是人之孤独、思维隔阂的象征，瑞典戏剧评论家莱弗·策恩曾说：“福瑟是在为一个尚未到来的时代写作。唯有在演绎者和观众共同的梦境中，这个戏剧的时代才能到来。”福瑟通过对话来“抵抗”这份孤独，他赋予人世和出世两对夫妻同等重量的不安，并给予“年老女

从雨果、斯特林堡到福瑟，申城舞台迎来一批“经典文学”

历史中的人，因戏剧活在当下

人”历经时间后的“特权”，她不再因为害怕失去而惶恐。或许正是福瑟的诚实态度治好了一部分观众的精神内耗，这部“话剧中的文艺片”也因此显得不那么单调。

走进“现代人”朱莉小姐

走过百余年之后，瑞典现代文学奠基人斯特林堡在1888年写就的《朱莉小姐》至今仍是戏剧舞台和影视改编的常客。邀请到瑞典国宝级导演海尔达·海尔维格，同样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朱莉小姐》将于下月与观众见面，家世高贵的小姐与出身低贱的男仆要共同呈现一场疯狂与毁灭的误会。在建组会上，海尔维格直言，作品最大

的挑战，便是要“厘清这些由斯特林堡塑造的角色，他们作出的选择与行为的动因”。

这便不得不提到斯特林堡所推崇的自然主义戏剧观，《朱莉小姐》的故事原型来自于斯特林堡生活中的耳闻，在剧本的扉页，他写道：“一个家族的消亡，比一个受命运垂青之人的陨落更具悲剧性。”他将主人公“朱莉小姐”与仆人“让”视作不同阶级的代表，“他们是生活在社会转型时代的现代人物，新旧观念并存，因此比前人更分裂与摇摆不定。”

《朱莉小姐》的长演不衰与作品多元化的主题密不可分，斯特林堡放弃了主流戏剧的常规做法——为人物设立唯一动机。朱莉小姐的阶级、她的欲望和

冲动天性、她原生家庭里的创伤，这些议题并不因为时间而显得落伍和陈旧，有着强烈现代女性意识的朱莉和适应社会法则不断向上攀登的让，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写照。

热度与争议并存的《悲惨世界》

雨果的超级IP和著名演员刘烨都让舞台剧《悲惨世界》前期攒够了热度，近日在沪开启全国巡演后，讨论的焦点转移至叙述结构与观演体验的适配。剧中，演员们用相当可观的时间复述了原著中的精彩片段。支持者认为这样的安排让观众拥有了自由的想象空间，得以“安安静静地回到文本”，但也有声音传出，“没读过原

著看不懂”“更希望看到演员将精力专注于表演”。

《悲惨世界》的剧本文字全部来自于雨果的小说原文，经过剪裁拼贴后保留了完整的故事脉络。越是经典名著越是难改编，三个半小时内展现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难度不言而喻，戏剧性跟叙事性之间的合理转换同样为业界人士所关注。有专家认为，形式的选择都是为了完成人物，剧中的独白承担起了为冉·阿让性格塑形的功能，但也有专家辛辣地指出了编剧这一幕后角色在作品中的缺位。究竟是文学性的回归，还是“立体有声书”，争议随着演出的进行仍在持续。对于一部计划朝着国际舞台进军的作品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

『生命两部曲』：慢慢练习如何告别

作家薛舒非虚构新作直面病痛与死亡



从《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到《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视角从父亲个体、家庭内部，转移到临终医院场景里的老年病人和护工群体。书中，生的活力与死的阴霾穿插，爱的治愈力与疾病的破坏力交织，一点点揭开有关生命的醇厚底色。

■本报记者 许盼

“两本书出了之后，我没送给任何亲戚，更不敢给我妈看。家里人好像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前不久，作家薛舒《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出版，记录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病并住进临终病房的日子。这套非虚构新作不仅写出了一个家庭面对病痛变故的体验与思考，更将目光投向广阔社会图景，呈现当下老龄化社会的真实侧影。

“我不能逃避，尽管我们害怕。这可能是送给将老去的人们和未来一定会老的我们自己，以及现在还年轻着的你的礼物。我尽量没有让自己停留在某种个人情感的陷阱，情感是我写作这两本书的原动力，但不是唯一或最终的目的。我更愿意传达的是某种生命气象。”薛舒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多次新书分享会现场，不少年轻面孔聊起看完书后“更珍惜当下了”：“尚未老去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了老，这时你对自己的青春，以及正在拥有的生命的过程，会产生更踏实的热爱，也慢慢练习如何告别。”

打捞正在消失的记忆碎片

2012年春天，70岁父亲忘性越来越大，忘了回家的路，把妻子女当成陌路，直至失智、失能，最后住进医院。“除了陪伴和照顾，我还能做什么？”薛舒形容，这趟写作就像“自曝家丑”。“把家里的事情拿出来示众，会有一种羞耻感，但我相信爸爸是一个开明的人，他不会怪我，也不会认为我是在丢他的脸，这是给我的最大底气。”

书中记录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的生活，从出现早期症状到发病，再到智能的全面衰退。“那样一个父亲，突然变成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很难接受的。当时我觉得小说都写不了，因为他一发病，我妈妈就把我叫过去，然后半夜三更也要开车去父母家……”薛舒发现父亲各种不对劲，原本开明乐观、热爱唱歌、幽默风趣的人经常莫名其妙发脾气，忘东忘西，还爱挑剔；从家里的发言人、责任人、一家之主，渐渐变成缺乏逻辑“自私”的人。

漫长而艰难的照护，让家庭深陷崩塌，“我无法敞开怀抱接纳我那被‘困在时间’里、正在变成孩子的父亲”。写作成为她的光。“我开始记录他每天的情况，搜罗打捞那些正在消失的记忆碎片。父亲睡着时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刻，我就一边写一边眼泪狂流，觉得日子没法过了。而写作给了我一点点出口和宣泄的机会。”

两本书的黑白封面裹着亮黄色函套，仿若是要冲破一种“禁忌”。“小说的虚构已无法承担我的焦躁，我必须毫不隐蔽地袒露以及宣泄。要打破对病痛衰老的恐惧很困难，但对我个人而言真的是一种治愈与救赎。”薛舒告诉记者，非虚构写作可能更加考验作者的价值观与生活理念，“你不可以躲避在角色背后，你只能用自己的亲历经验来告诉别人。作者的视角和眼光决定了你呈现给别人的精神世界。”

在终点站与死亡朝夕相处

从《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到《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视角从父亲个体、家庭内部，转移到临终医院场景里的老年病人和护工群体。在生命的终点站，一个人最后的光阴里，如何与死亡这件事朝夕相处？书中，生的活力与死的阴霾穿插，爱的治愈力与疾病的破坏力交织，一点点揭开有关生命的醇厚底色。

在“临终医院”里，并不是每天都在呼天抢地、肝肠寸断的离别中，虽然死神随时围绕着那些老人，但活着的每一天，哪怕是最后一天，也要吃喝拉撒，要清洁身軀，要点点滴滴吸氧，或和亲人面面相觑，笑一笑，或相对无言……

“不会也不可能一口气看完，因为它特别消耗感情和体力”“看两页要缓缓，刷会微短剧调整下心情”……评论家李敬泽与张莉不约而同谈到：“有些东西，有些事情，我们不愿意面对，但它终究会来。也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最好在有些事情发生之前就有所准备。”李敬泽形容，现代文明中“有时没有衰老的位置，没有死亡的位置，这些都变成了隐私。我们自己不爱它，也不愿意窥探别人的事儿”。但最终，需要学习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将那些暗黑的经验化作基本的情感生命学习。

在张莉看来，写作者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把衰老的狼狈写出来。“真正的衰老是非常不堪的，很大程度上，我们重新面对伤口，它让我们意识到，如何和疾病共生。”

令薛舒欣慰的是，有读者从书里读到“旺盛的生命力”，看到“一种宽阔和释放”：“这和我处理方式有关，我倾向用一种更加明朗的方式来表达，这是我的性格底色。好像都是写日常生活，但你站在哪个位置写很重要。”她说，本来以一颗悲苦的心待在临终病院，却看到那里很多护工阿姨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地在生活，“你会感觉到一种积极向上的东西，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看出来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样的”。

独家探班

重逢斯卡拉，重逢《吉赛尔》

意大利芭蕾学派“最佳代言”今起在上海大剧院连演四场

■本报记者 柳青

从今晚起，意大利芭蕾学派“最佳代言”的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即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四场浪漫主义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这支古典名团开启新一轮世界巡演，中国内地仅一站，留给了阔别六年的上海。

春日晴暖，上海大剧院被斑斓春色包围，舞团成员们在装合和排练的空闲，熟门熟路地去四周的咖啡店放空片刻。斯卡拉歌剧院艺术协调安德烈·康普洛伊说，舞者们对这里的一切感到亲切，时隔六年故地重游，他们欢喜地交流“喜欢的餐厅还在老地方”。

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与上海以及上海大剧院前缘颇深。舞团2006年首次访华，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舞团最具代表性的舞码之一《仲夏夜之梦》。2018年，舞团再访上海，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芭蕾舞剧《堂·吉珂德》，选择了著名舞蹈家鲁道夫·努里耶夫编导的版本。那年《堂·吉珂德》的卡司里有一对年轻的搭档——担纲主演的尼科莱塔·曼尼和蒂莫菲·安德里亚申科台上台下都是“情侣档”。

如今，舞团和上海大剧院再续前缘，率团的新任艺术总监曼努埃尔·勒格里斯是努里耶夫的学生。这次《吉赛尔》的一对主演仍是尼科莱塔·曼尼和蒂莫菲·安德里亚申科，他们从情侣升级为夫妻，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是他们第一次以夫妻身份同台演绎《吉赛尔》，艺术总监和演员都形容这样的经历是“爱情奇遇”。

勒格里斯也是这版《吉赛尔》的导演。他曾是巴黎歌剧院的传奇芭蕾舞舞者，被众多芭蕾爱好者视为“男神”。2014年和2016年，勒格里斯两度在上海大剧院出演芭蕾Gala《世界芭蕾明星炫舞之夜》。作为舞者时，上海观众对芭蕾艺术的热情与专业了解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如今，从艺术总监的角度，勒格里斯期待上海的高水平观众能够发现斯卡拉新一代舞者的魅力，并且深入了解舞团背后深厚的古典芭蕾艺术传统。

（上接第一版）今年，上芭不仅要奉上新作“传家宝”《白毛女》，还将携新作《大地之光》登上申城舞台，以海派芭蕾开启一场邂逅光与希望之旅。《大地之光》构建了一个奇幻故事，生于混沌之境的“逐光者”为点亮世界而追逐光、播种光，最终成为“光”。这是一部兼具交响性与叙事性、古典与未来相碰撞的原创作品，以芭蕾艺术的独有语汇、戏剧性的故事结构和兼具古典元素与未来感的视觉设计进行呈现，赞扬生命在深陷困境时的无畏、不屈与顽强。

“上海出品”舞蹈诗《一条大河》将于4月14亮相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海艺剧场。这台全新作品由师生们倾力打造，从南水北调世纪工程中汲取灵感，勾勒乡村振兴的奋进画卷。据导演曲慧佳介绍，《一条大河》突破了传统舞台的创作思维，以中国舞元素为主体，融合华尔兹、伦巴、斗牛舞等国际标准舞动作，展示中国精神的力量，弘扬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优美的舞蹈诗中，流淌的不仅是清甜甘甜的丹江水，更是中华民族不竭的精神源泉。



《吉赛尔》是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

（演出方供图）

《吉赛尔》是芭蕾舞的“传统戏”，它的诞生标记了浪漫主义芭蕾的兴起。1841年，《吉赛尔》首演于巴黎，来自意大利的芭蕾女伶卡洛塔·格里西一鸣惊人。这个女孩正是毕业于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学校，在科班训练中习得意大利芭蕾学派的精髓。她被法国芭蕾舞者兼编舞朱尔·佩罗发掘，成为他的搭档，随他来到巴黎。

《吉赛尔》是卡洛塔的仰慕者们和爱人为她量身定制的作品。诗人戈蒂埃与剧作家圣·乔治从雨果和海涅的作品中得到灵感，以鬼魂“威利斯”为主题，创作了《吉赛尔》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同时期鼎盛浪漫主义文学以及绘画拥有共通的追求，即以女性的、自然的、情感的力量去抵抗工业革命的技术狂飙。这一时期，得益于足尖鞋的推广，芭蕾表演的足尖技巧突飞猛

进，产生了两种分庭抗礼的舞蹈流派，一种追求轻灵的仙气，另一种强调活泼健美的生命感。《吉赛尔》是独特的，也是划时代的，在于编舞巧妙地利用“死于情伤的女孩变成女鬼”的故事线，让同一个女主角兼容了当时的两种表演风格——吉赛尔既有温度的邻家女孩，又是飘渺的午夜精灵。上下两幕，明媚的农家生活与可怖的鬼魂世界形成强烈对照。吉赛尔因为被拒杀的爱情而绝望，然而，化身鬼魂后，她仍坚定地保护和挽救了曾辜负她的爱人。吉赛尔的宽恕，不仅给对方生路，也使她自己免堕于厉鬼的深渊。

自卡洛塔以后，吉赛尔这个角色对后续一代代的芭蕾女伶构成巨大的挑战，她们不仅要胜任高速旋转和腾跃等高难度技巧，更要准确地把握情感的强度和激情的尺度。所以《吉赛尔》一剧被公认是衡量芭蕾舞者表现

力的试金石。这是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历代首席舞者为此个古典芭蕾舞剧中复杂迷人的女性角色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谈论这支舞团的传承，《吉赛尔》是不能绕过的。尼科莱塔·曼尼说，她和“吉赛尔”一起长大，她是学徒时，看着斯卡拉的前辈们演绎“吉赛尔”，她接到的第一个主角，也是“吉赛尔”。

曼努埃尔·勒格里斯也感叹：“这是一部值得芭蕾舞者用一生去演绎的剧目，20岁时能演，到40岁时还能演，但20岁和40岁演出来的意境，一定是不同的。”他颇有感触地补充：“芭蕾最终追求的不是登峰造极的技巧，而是在技巧中传递生命和情感的体验，并且无私地把这些分享给年轻的艺术家们，努里耶夫曾这样教过我，我看到斯卡拉的前辈舞者们也这样教过尼科莱塔，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传承。”

“上海之春”姹紫嫣红

值得关注的是，4月3日举办的“第七届上海舞蹈新人新作展演”将集中展示45个优秀新作，展现年轻一代的风采。两年一届的展演，聚焦上海舞蹈新生力量的成长，挖掘打磨优秀舞蹈作品，培育有实力、有担当的青年编创、演员队伍，已成为本土青年舞蹈人才交流展示的重要平台。

海内外名家名团纷至沓来

多部重磅舞蹈作品落地“上海之春”，让人们一饱眼福的同时，也力证具有开创性的高质量精品才能成为演出市场的“尖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破解同质化难题的钥匙。

4月5日、6日，香港编舞杨秀莲将携舞团带来极具东方气韵的现代舞《和春之祭共舞》。该作品从水墨山水中汲取灵感，上半场是《和之舞画道》，舞者们用自由的身体来展示云

山、松林、飞瀑、河流等自然意象；下半场的《春之祭共舞》从太极推手等武术招式里提取最具特色的元素，融合现代舞蹈理念，表达阴阳互济、生生不息的哲思。在呈现本土文化的同时，钱秀莲舞团的作品也洋溢着时代气息。尾声，舞者们与观众一同演绎“太极舞”，在动静之中寻求身与心的平衡。

行云流水的太极讲求和谐共融，“拳拳到肉”的“舞术”则让人血脉偾张。4月13日、14日，广州歌舞剧院将携民族舞剧《醒·狮》亮相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大剧场。作品以今日“醒狮人”回望先辈的姿态，回溯历史前身，讲述三元里抗英的故事。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为主题的大型民族舞剧，《醒·狮》将南拳马步以及南派醒狮特有的腾、挪、闪、扑、回旋、飞跃等难度技巧汇入舞蹈语言，让整部舞剧刚柔并济、张力十足。

海外艺术家也将带来效果堪称“炸裂”的舞蹈作品。3月22日至24日，赫法什·谢克特舞团将再度造访申城，呈现作品《双重谋杀》。这是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联合国际多家顶级艺术机构共同委约的作品。赫法什·谢克特早年以钢琴专业起步，后在巴黎继续深造音乐。他的舞蹈作品配乐往往由自己操刀，由此成为舞坛公认的“摇滚巨星”。在《双重谋杀》的舞蹈音乐中，现场观众可以听到丰富多元的音乐元素，开启一趟神奇的视听旅程。

观众耳熟能详的《胡桃夹子》《天鹅湖》仍是“上海之春”舞台的常客。3月29日，俄罗斯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团将携《胡桃夹子》来到上海保利大剧院。在这部经典舞剧中，交响音乐突破性地融入舞蹈，芭蕾舞的脚步轻点巧妙地纳入节奏，柴可夫斯基主导的革新让人耳目一新，由此芭蕾的舞台魅力越发打动人心。